HUMA3220 Thesis 1

象徵主義的先驅

李金髮--棄婦哲析

被朱自清譽為郭沫若之外的“又一支異軍”的李金髮,作為二十初葉的早覺醒知識分子, 奔赴法國追求社會資本主義的真理.[棄婦] 正是他心理波伏起窘的獨白. 在經歷歐戰的催殘.(米,2014) 指出Ｔ．Ｓ．爱略特把20世紀初期的西方描繪為荒原世界(Waste Land), 一直于西方固若金湯的價值觀出現重大的信心危機,被失樂園(原鄉及異鄉)兩度放逐的李金髮,此時卻崇拜西方同病相憐的鮑萊爾的<惡之花>(恨母之結),把鮑萊爾猙獰的寫[惡], 寫[丑] 手法的特異詭秘套用在當時的文作,塑造了棄婦型像的鶵型. 本文將嘗試把富於運用象徵主義的棄婦的氤氳撥開, 解剖背後表達的詩意及創作目的.

**棄婦--被樂園放逐的頹廢思想**

誠然,大量的抗爭性結構(Structure of tension) 在棄婦裡可見一斑. (米,2014) 指出“羞恶”与“清白”；“尘世”与“神圣”；“海啸”与“静听舟子之歌” 等, 二極對立的氣場為詩作提供了充足的養份, 以求表達自己追求樂園的異鄉追夢失敗後,仍竭力守護內心烏托邦的一場抗爭. 帶來澎湃的力度感及班雅明在評論波時提及的震惊经验(shocking experience).

(程抱一,1970) 表示李對象徵主義充滿罪恶、颓废情调的描述，以至深的经历、颤栗、共鸣，用凝聚的方式營造出来.在首段李以弃妇的长发、鲜血、枯骨、黑夜等毫无生机的意象接踵而来烘託形容棄婦的可憐及讓人同情的意像, 整齊地疊加起來,黏連及強化出陰森,恐怖的氣氛, 這與顏元叔的“定向壘景”（Directional Perspective）不謀而合. 意象在意义或形式上朝某一方向伸展,讀者帶著方向感地在新詩的原野前進, 並捕獲充滿詩意的新鮮感. 李在首段花大量的筆墨描述及形容棄婦的型像, (曾,2014) 指出是為了表達李對原始状态的蜷戀, 長髮遮面, 表示棄婦對自我的保護, 可是聚蚊成雷的流言以飓风之勢兵臨城下。並藉以抒發俗世對(棄婦或李自己本身)的冷落及疏離感.

**重蠻野化的烏托邦 李的終極理想**

由中段開始，遭俗世紛罵的棄婦(李) 生無可戀, 轉過頭來追尋與生相對的彼岸.(米,2014) 指出詩人使其重新“野蛮化”(barbarization), 換言之, 李在中段裡虛構一个乌托邦幻象中的理想故乡以扺御對文明的絕望。然而, 李在波德萊爾的[惡之花] 熏陶下,李與波德莱尔對死亡後的願景有著交合之處，波德莱尔認為死亡是可以解決人生痛苦及生命的延續, ，從肉體中把真正的自我釋放出來, 故此(梁,2015) 綜合出死亡是使人一次性如釋重負, 再無牽掛. 以死來標誌著對社會抗爭,反叛的嚴重性. 所以波對於死亡持有讚美態度 : “怀着一颗淳朴的心赞美死亡”（《坏修士》）.而對於這種心理描述及目的, (曾,2014) 引用了胡戈·弗里德里希（Hugo Friedrich，1904－1978）的說法, 指明詩人被追求现实過度的欲望，但卻一直逃避含意义的超验世界或者创造这一世界。此時使讀者進入一種无从化解的张力中，形咸一种因现代性本身而成的神秘性. 诗人李金发的心理意向旨在构筑一个

存真存我的田园初始世界去抗衡一个无我虚空的工

业文明的都市化世界